



太魯閣語文學創作的歷程

タロコ語文学創作の道

My Creative Writing Experience in Truku

文・圖——Lowking Nowbucyang 許章晟（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生）

我出生在一个原外家庭——爸爸是太魯閣族，媽媽是外省人。從小，我並不是生長在沉浸於族語的環境中，所以我對族語其實很陌生，僅能聽和說非常簡單的對話和詞彙。國小到大學的求學階段中，雖然一直都有參加原住民相關社團，但是自己的母語能力依舊沒有任何進展，尤其是讀寫能力，幾乎等於零。嚴格來說，我是一直到大學四年級才真正接觸與學習太魯閣語及其書寫符號系統，過程中雖有很多困難與挫折，後來的學習也並非全族語環境，但一路上的堅持與努力，我很慶幸能找回祖先的語言，亦相當地珍惜。而我從學習族語到族語文學創作的歷程，主要可分成下面幾個階段。

啟蒙期

在大四的學習初期，常常會使用注音符號來標記每個詞彙的發音，或是用英文字母的發音來念讀。起初一兩個月還行得通，但隨著詞彙量日益漸增，卻發現如此做法反而讓我不進反退，例如：符號不夠用、標音不夠精確、閱讀速度慢等問題，主因就是太魯閣語擁有一些獨特的語音，例如小舌塞音 /q/、舌尖邊擦音 /l/。此外，也有容易混淆的語音，如 /p/ & /b/、/t/ & /d/、/h/ & /x/ 以及 /k/ & /g/ & /q/ 等。事實上，一直到大學畢業，我仍然無法清楚地分辨這些書寫符號的實際差別。

過渡期

進入研究所之後，由於課程及報告的需求，我需要常常進行田野調查、閱讀不同類型的族語書籍和教材、以及發表學術論文，經過這些學習過程及歷練，族語書寫程度也不知不覺的大躍進；不過，對於不曾聽過或不熟悉的



增進族語能力及文化知識的多本優質好書，是我學習族語歷程的最佳夥伴。

我從2009年開始參加「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很幸運的連續四屆都得到優選獎。然而，族語文學創作已經不僅是增能及創作的層面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用書寫文字一字一句的將祖先們的故事、語言、文化等刻印下來。



詞彙，在記音上還是有出錯的可能。這段期間，遇過多位牧師、耆老、族語老師等，都不吝給我指教，也常常鼓勵我、勉勵我，讓我的族語能力在這段時間突飛猛進。

蛻變期：教學相長及族語文學創作

碩士班畢業後，我到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擔任一年的專案教師，同時也開始擔任一些族語研習課程的講師，如原住民族語能力振興人員研習班等，所以幾乎每天都使用族語進行書寫和編輯教材。然而，這個時期的族語書寫能力已經相對的穩定，其實秘訣就只有一個：「Smluhay bi matas kdjiyax. (每天不斷地練習)」，正所謂熟能生巧就是這樣的道理。

每次擔任課程講師時，都會得到不一樣的收穫與回饋，尤其是經驗豐富的長者們，不只會糾正錯誤的地方，還讓我了解到書寫真正的重要性，哪怕是多一個音、少一個音或是拼錯一個音，都可能造成嚴重的錯誤。例如：bubu (媽媽) 和pupu (斧頭)、ita (我們) 和 ida (可能)、quyu (蛇) 和 quyux (雨)、tlung (觸摸) 和 tluung (坐下) 等。是以，不論是教學者或學習者，都應該要非常謹慎、小心地

使用每一個書寫出來的詞彙。

為了增進自己的族語寫作能力，我從2009年開始參加「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徵選，很幸運的連續四屆都得到優選獎，包括新詩類、散文類和小說類，這對我的族語寫作能力無疑是一大肯定。初次創作時是以華語為主軸，再將其翻成族語，慢慢地，我發現這樣的模式在某些詞彙和句子的翻譯上會不太適切，也可能不夠通順。於是，之後的創作都是由我自己先寫下族語，再和爸爸討論後逐步修改。這樣的方式除了可以跳脫翻譯上的困難處，也直接訓練自己的寫作能力。然而，族語文學創作已經不僅是增能及創作的層面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用書寫文字一字一句的將祖先們的故事、語言、文化等刻印下來，如此記錄與傳承語言才是更具意義及價值的地方。

持續練習是進步關鍵

要增進族語寫作能力的方式有很多種，有些人透過族語詞典和文章來學習，有些人則常常閱讀聖經，有些人會使用族語寫日記，也有些人會用族語在線上通訊軟體上聊天（如Facebook、LINE群組等），進步成效會因人而異。我認為不管哪一種方法，最重要、最關鍵的還是：「練習，練習，再練習。」

Seupu ta smluhay, kmbiyax ta kana! (我們一起學習，大家一起加油!) ◆



Lowking Nowbucyang

許韋晟

太魯閣族，花蓮縣秀林鄉銅門部落人。目前就讀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對於語言與文化的研究深感興趣。曾獲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比賽新詩組、散文組和小說組優選。